



# 莫愁湖海棠记

刘艳玲

三月。东风渡石城，先染莫愁春。莫愁湖绝对是南京春天一张美丽而涵养深厚的名片。展眼一湖烟水，万枝海棠，将金陵春色渲染成胭脂与柔白交织的画，一人画屏，便不知不觉醉倒在春光里。这已是我十天内第三次访莫愁湖了，从微雨垂露，到嫩蕊初绽，一直守到繁花似锦。欣欣然循花而行，过亭台、临水院，看垂丝轻扬，西府凝香，方知古人为何称海棠为女儿花，原是与这湖畔的千古佳人，遥遥相望。

“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，莫愁十三能织绮，十四采桑南陌头，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字阿侯……”齐梁时期梁武帝萧衍的《河中之水歌》，交代了莫愁湖的由来系于一位柔情情深的女子。相传南齐洛阳少女莫愁，远嫁江东卢家，居湖滨水榭。她温婉良善，织锦抚琴，乐善好施，却命途多舛，良人远去，身世飘零，终怀清烈投湖而去。后人为缅怀其温婉与忠贞，便以“莫愁”名湖，愿人间纷扰，至此可解，愿万般心事，到此皆安。千百年间，佳人风骨与湖山相映，让这一汪碧水，多了几分柔肠与诗意。

人流如织，行至待渡亭，亭柱悬当代联家俞律所题：“渡仿六朝鸿迹远；峰登几日雁云寒”。小亭临波，檐角轻挑，似正在等候一湖春风，也等候看花人。亭外海棠倚岸而生，枝丫斜探水面，花影叠着波影，波影映着人影，落得满亭温馨。凭栏远眺，可见莫愁湖上“云剪凌波态，烟含吊古情”的意境，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何“莫愁烟雨”为金陵四十八景之首。郑板桥曾赞叹其景曰“湖柳如烟，湖云似梦，湖浪浓于酒”，着实令人发思古之幽思，也难怪莫愁情怀千古了。收回思绪，煦日下，看湖面轻舟数叶，悠悠荡开一圈圈涟漪，舟上人或凭栏闲坐，或低声笑语，不疾不徐，恰如这春日时光，缓缓流淌，温暖惬意。我立于此间，不必候舟，心已随那片烟波远去——尘世间万般奔波，到这亭前，都可暂歇，如待渡于春岸，轻愁随水流。看舟悠然湖上，来自

在，忽然感叹，人生不必事事争先。有时慢下来，静下来，停下来，随遇而安，随心而行，随景而乐，行至水穷，坐看云起，便是修最好心境，也是对自己的最佳奖赏。

向西穿廊，便至光华亭。此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原为乾隆南巡接驾驻蹕之所，取“春光明媚，华彩盈湖”之意，坐落于莫愁水院正南，四面开敞，北望赏荷厅，东西连回廊，是水院观花最佳处。亭额“光华亭”为梁东先生题写，柱间悬林散之先生墨宝：“虎踞龙盘中山王气，鸢飞鱼跃少女莫愁”。一联将钟山王气与佳人柔情并收，刚柔相济，气象万千。亭内旧悬“月到风来阁”匾额，如与海棠月色相映，最是清绝，可惜我去的时候是白天，而且莫愁水院下午5时左右就关门闭户，谢绝行人。春日暖阳里，光华亭与海棠相映成趣。花枝绕亭而发，垂丝拂过朱柱，西府映着窗棂，粉白胭红从檐角倾泻而下，落在青石阶前。日光穿花而过，在亭间投下碎金般光影，风动花摇，光影流转，恰似佳人衣袂轻扬。闲适坐于亭中，满目皆是海棠柔姿，鼻间似有暗香浮动，湖风携着花香漫入亭内，帝王驻蹕的华贵与女儿花的温婉在此相融，不见喧嚣，只余清宁，心里便暗叹春光之盛，莫过于此。

转过花径，便入莫愁水院。回廊曲折，粉墙黛瓦，数枝海棠从檐角和窗棂探出探入，半遮半掩，颇添了几分江南的含蓄和雅致。院中小池清浅，落花浮于水面，风吹过处，花瓣轻旋，似与水中云影相戏。步于廊下，看光影在花与墙间流转，心境也如这院中之水，清润安宁，无波无扰。水院壁间，“到此莫愁”四字墨色温润，落笔从容，旁配短联：“借来甚好；到此莫愁”，为清代湖园题咏，一语点破湖山初心，在此驻足许久，悟了又悟，心中豁然。想来前人题字，并非说人生无愁，而是行至此处，见湖光如镜，海棠如笑，便觉人间万般烦扰，皆可放下。我驻足凝望，四字之中，既藏着江南的宽

容，也藏着看花人的心安。院侧廊柱另有清人曾广照联，笔意苍劲：“撼江上石头，抵不住迁流尘梦。柳枝何处，桃叶无踪，转羡他名将美人，燕息能留千古迹；问湖边月色，照过了多少年华？玉树歌余，金莲舞后，收拾这残山剩水，莺花犹是六朝春。”一联写尽江山代谢与佳人遗韵，将湖之身世、城之沧桑，尽纳笔墨之间。观赏这么多笔酣墨饱的诗词楹联，说莫愁湖是南京藏得最深的湖，这里藏着中国书画的半壁江山，想是此言不虚。

湖上楼阁巍然，以胜棋楼为最，门额“胜棋楼”为晚清梅启照所题，楼前悬联：“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，王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”。楼中藏着一段君臣佳话：明太祖朱元璋与中山王徐达在此对弈，徐达棋艺超群却守礼藏锋，持重有谋，终局棋子排布成“万岁”二字，既显才智，又全君臣分寸。太祖大悦，遂将此楼与莫愁湖一并赐赏，胜棋楼之名由此流传。一枰棋，藏尽权谋智慧；一座楼，记取功成身退的通透。

风过横塘，海棠次第绽放。垂丝如绦，梢轻垂，瓣边晕着浅粉；西府素白中含淡红，莹润如玉，恰是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”的清婉。花瓣薄如蝉翼，仿佛还沾着朝露，风一动便簌簌轻落，铺就一地软红，连湖水都染了几分甜香。

望着这满湖海棠，心下忽生感慨。作家张爱玲曾说海棠无香是人生三大憾事之一。海棠虽无香，却最是动人，一如世间温柔，熨帖人心。它开得热烈却不张扬，明媚却不喧嚣，柔婉里藏着风骨，清淡中自有芳华。

“赖有海棠倾国色，嫣然一笑解留春”，莫愁海棠，留住金陵春光，也牵起游子柔肠。恍惚间，竟想起千里之外故乡小城的春日，想起年轻时家乡巍巍山下洁白如玉的梨花花开时如云似雾的香雪海，花瓣同样在春风里轻轻摇曳，牵动思绪和乡愁。那时春光正好，花瓣轻软，身边有家人

相伴，满是旧时光的安稳。如今身在南京，赏莫愁湖海棠，湖山再美，终究少了几分故里烟火气。原来春光再盛，繁花再浓，心底最念的，还是故乡一草一木，一抹春色。“冷处偏佳，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”，尽管家乡如纳兰容若笔下的塞上寒花，与六朝古都的婉约绮丽无法相比，但丝丝缕缕总关情，让我在南方想北方。

立于湖光春色之间，将光华亭的春晖、莫愁女的柔情与胜棋楼的智慧一并思量，忽觉有些悟得人生真意。莫愁以柔骨守本心，是情之真、性之韧；徐达以智慧藏锋芒，是世之练、心之安；光华亭帝王春色与女儿儿姿，是容之大、境之宽。一柔一智，一刚一媚，恰如湖与楼相依，花与亭相伴。人生于世，当有莫愁的温柔赤诚，守得住本心深情；有徐达的通透从容，知进退懂分寸；更有光华亭般的豁达，容得下岁月起伏，守得住内心春光。这湖光不只藏烟雨，更藏着人生通透与安宁。

行至郁金堂前，刘海粟题联“紫金山上万株松；莫愁湖边千首诗”悬于壁间，汉白玉莫愁女像临水而立，眉眼温婉，身旁海棠如云似雾。风拂花影落肩头，心中烦忧随水波散去。原来莫愁之意，从不是无愁，而是历经世事，仍以温柔待春风，以澄澈对人间；即便身在异乡，见繁花、观轻舟、品湖山故事，也能解乡愁，得心安。

日暮时分，落日余晖漫过花林，海棠在暮色中更显柔媚，游人如织，恋恋不忍离去，大家眷恋美景，但更重要的是莫愁湖带给人一种安宁而美好的心境。待渡亭的风，光华亭的影，莫愁水院的幽，胜棋楼的韵，楹联里的沧桑，“到此莫愁”的温厚，与一湖海棠、千古诗情，都揉进江南晚风里。此刻惟愿心似湖水净，以温柔赴岁月，以从容度平生，既念故乡风月，亦安当下流年，岁岁无愁，满目清欢。

莫愁湖边莫愁游，千载芳名今未休。年年海棠依旧。

## 破壁

马 磊

无声是另一个世界的釉色  
阳光渗入  
成为此处唯一的邮戳  
我们练习拆开自己  
将每寸温柔  
折成能投递的舟  
固执沉入水底  
慢慢长出珊瑚般的骨骼  
这里没有烟花捻亮夜晚  
没有欢歌切开寂静  
只有岛屿在伸展触须  
从灰色模拟的海洋里  
试探着捞取馈赠  
海水是浮沫的辞典  
但珍珠忽然闪亮着——  
那是外界递来的一小块会发光的体温  
今日，郑州  
我们聚成同一道清泉暖流  
在血液的河道里奔涌  
此刻一生多么轻  
掌纹间已捞起所有  
尚未成型的黎明  
等三个月后的潮汛漫过堤岸  
我们将整座岛的力气拥抱  
那个被称作“外界”的彼岸  
并握着无数公益递来的手说：  
谢谢，原来也有回声

（马磊，同心县第四中学教师，“清泉暖流”公益慈善行项目助人。该项目2025年9月在我区正式落地，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免费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，并进行康复培训，帮助受助者回归正常生产生活。）

## 明史札记

清代名臣郭嵩焘论前朝兴亡时曾言：“汉、唐以来，虽号为君主，然权力实不足，不能不有所分寄。故西汉与宰相，外戚共天下；东汉与太監、名士共天下；唐与后妃、藩镇共天下；北宋与奸臣共天下；南宋与外国共天下；元与奸臣、番僧共天下；明与宰相、太監共天下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。”说到明朝之弊，郭氏所云“宰相”，其实朱元璋于明初早已废除，只设内阁即秘书处，内阁大学士为首称“首辅”，并无前朝宰相的权力，只是听旨票拟而已。

明朝除太監禍国外，派系之争是一大危害。崇祯皇帝登基后，极为警惕此弊，但积重难返，终至亡国。即便到了南明福王时期，派系之争仍然不绝。

有明一代，仁人志士与祸国太監、小人抗争者甚多，如于谦、杨继盛、六君子等，堪称脊梁。张居正当朝威权，与太監冯保勾连，每有宵小之术，列朝大臣多敛眉低首，唯罗元化不与沉湎，迎面呵叱，真砥柱也。但与权臣、阉党、小人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所以一些文臣武将大多会违心依附，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于张居正，胡宗宪之于严嵩，令人叹息。小人魏忠贤脚下那些“五虎”“五彪”“十狗”“十孩”之类，哪个不是饱读诗书科举出身的？顾炎武《廉耻》云：“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”这成为明朝最黑暗的一项。

小人者，贪利忘义，鄙下媚上，无孔不入，奔走钻营；买官行贿，探问各处，曲意逢迎；而心怀不轨，大至祸国，小至祸人。小人往往多才艺，且大好若忠，道貌感人，如秦桧、蔡京。至如阮大铖、钱谦益之流，钱以文坛领袖之声名，更具迷惑性，后人至今仍有为其同情掩饰者，殊不可理喻。

清华大学李燕教授赠我他的新著《求实集》，其中一篇说他曾与其父李苦禅谈起小人大奸若忠，老人家随手翻开一卷史书来读——成祖顾问讲官：“今日说何书？”对曰：“《论语》君子小人和同章。”问：“何以君子难进易退，小人易进难退？”对曰：“小人逼才而无耻，君子守道而无欲。”问：“何以小人之势常胜？”对曰：“此系上之人好恶，如明主在上，必君子胜矣。”又问：“明主在上，都不用小人乎？”曰：“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，须常警惕之，不使有过可也。”成祖即朱棣，是英主一流，所以永乐一朝小人不能兴风作浪。

明代少英主，皇帝多如鲁迅所云有“无赖气”，明朝是多数愚昧的皇帝与邪恶的太監、官场上大大小小寡廉鲜耻的利禄小人共同埋葬的。读史既可知兴替得失，可学脊梁大义，更可洞烛宵小，警惕长堤毁于蚁穴。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## 无我之河

山间有溪，终日潺潺。它从不认为自己在“流淌”，只是顺着地势，高者泻下，低者充盈。遇石则分，遇渊则聚，形态万千而本性如一。它不曾思考“我要去哪里”，只是自然地向着低处。最终，它汇入江河，忘记了自己曾是独立的溪流。

春日之风，从南而来。它不觉得自己在“吹拂”，只是气压高低自然发生的平衡。它拂过山野，野花自开；它掠过湖面，泛起层层涟漪。风从未想过要改变什么，万物却因它而苏醒。

夜空之星，悬于天际。它不认为自己“照耀”，只是遵循着物理的定律，燃烧、发光。它的光芒穿越万年，却从不宣称照亮了谁。当人们借星光辨认方向时，那是观星者的智慧，不是星辰的恩赐。

最深的秩序，往往不显现为意志；最伟大的力量，常常伪装成偶然。

庭院中的石阶，被往来行人磨得光滑。台阶不曾“允许”被踏，行人也不曾“决定”要磨平它。只是日复一日，风吹雨打，石头自然圆润，脚步自然轻快。这是一种无言的默契，没有主体，也没有客体。

正如四季更迭：春生不是恩惠，秋收不是馈赠。阳光雨露，各按其时；草木枯荣，各循其理。没有哪个季节在“掌控”全局，也没有哪片云在“决定”降雨。一切都巨大的因果网络中自然发生。

人亦如是。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，往往在无人察觉时悄然运作。如同大地上纵横交错的路径——不是谁规划了它们，只是无数双脚在岁月中走出的自然痕迹。路不曾说“向我走来”，人也不必说“我在开路”。行走本身，就是道路的存在方式。

当我们停止强调“我在思考”，思考反而更加清晰；当我们忘记“我在付出”，付出才真正纯粹。就像手不认为自己灵巧，却能在琴键上起舞；呼吸不觉得自己重要，却维系着生命的延续。

深夜，万籁俱寂。如果你仔细倾听，能听见宇宙最深的秘密：没有哪个声音在说“我存在”，但万千声响共同谱成了存在的交响。

最高的智慧，是认识到自己只是这交响中的一个音符——既不卑微，也不骄傲，只是恰如其分地振动着，参与着这场没有指挥者的宏大演奏。

（据《扬子晚报》）

## 待熟如生

做事要待熟如生。世人常有一种误解，觉得人对某项工作越熟练，越能干出好成绩。其实不然。一件事刚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你会有点四顾茫然，不知从何处着手，此时，你的心思全部放在它身上，脑子里会喷涌出种种奇思妙想。而熟悉的事做得多了，你会形成如何开头、怎样经营中段、以哪种方式结尾的完整思路，便容易产生路径依赖。这样干事虽然不至于出大差错，却也不会有太多的创造性。假若我们将每一项熟悉的工作都看成是陌生的挑战，你就会寻

找最佳的突围之路，将平凡的事做得别具一格。

跟同事、朋友相处要待熟如生。跟不太熟的人翻脸也许需要一件事，与知己绝交往往只要一句话。知己之所以容易翻脸，不是因为缺少信任，恰恰是因为对方曾经付出了太多的信任，相信你可以体会他的喜怒哀乐，相信你最能呵护他的尊严，一旦你说的话让他觉得隔心，他便累积巨大的失望。如何避免发生这种不愉快呢？最好的办法是亲密无间，将熟悉的同事、朋友当陌生人一般，用心体会他的

处境、倾听他的诉求，在体会和倾听中提取共识。

自省也须待熟如生。自省不是在某个时刻省上一次就完事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讲到自省方面的“待熟如生”，曾国藩可谓典范。他每天记日记，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：言行是否得当、读书做没做到持之以恒、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否真诚……其为处世为人后人所称道，正是因其个人修养上“待熟如生”、久久为功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## 钱钟书与沈从文

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于1938年的昆明。年仅28岁的钱钟书刚刚从欧洲留学归来，即被联大破格聘为外文系教授。

钱钟书与诸位好友如沈从文、滕固、顾颉刚、施蛰存、傅雷、林同济、梁宗岱、萧乾、冯至、庞薰琹等，都初识于昆明。

1939年3月30日下午，钱钟书在青云街169号沈从文寓所与吴宓、林同济夫妇、梁宗岱、萧乾、冯至、顾宪良、傅雷等一众好友茶叙畅谈。这是钱钟书与沈从文、傅雷等友人的初识。据《吴宓日记》：“四点陪访林同济夫妇于青云街67号寓宅。旋同岱、济至青云街169宅，访沈从文，适邀友茶叙，客有萧乾、冯至、钱钟书、顾宪良、傅雷等。众肆谈至七点始散。”

而在此之前，钱钟书《起居注》记载了他与沈从文的通信，1933年11月9日：“得季书、观虞书、企康书、沈从文书，皆复。”同年11月22日：“得宾四、从文、曾以灿、丸善书，得季四书，均即复。”

钱钟书在昆明应邀赴沈从文的寓

所，参加社交活动，从此缔交。不过，钱钟书当时曾为文讽刺过沈从文，有过笔仗。

钱钟书的《冷屋随笔之四》（《说笑》）刊于1939年5月28日的《今日评论》周刊第一卷第22期。有些批评家不太喜欢钱钟书这样尖刻，如司马长风说：“钱钟书和梁实秋同以幽默小品驰名，而钱钟书口没遮拦，往往伤人。”钱钟书的这篇随笔确实伤人，文章“主打”的目标是林语堂，文末捎带提到沈从文：“收集骨董”是她的嗜好，“俗子附庸风雅”是钱钟书对他的隐讽。随笔拉开了钱钟书、沈从文两位文坛巨擘的“笔斗”序幕。沈从文作文一篇《真俗人与假道学》即讽钱。此文收在《昆明冬景》中。

沈从文的《真俗人与假道学》，发表于1939年5月15日《中央日报·平明》副刊。文章开头直言：“朋友某教授，最近作篇文章那么说：‘世有俗子，尊敬艺术，收集骨董，以附庸风雅’，觉得情形幽默，十分可笑。我的意见稍

觉不同，倒以为这种人还可爱。”

这里提到的“朋友某教授”，显然就是钱钟书。“稍觉不同”只是谦辞，“这种人还可爱”才是沈从文的真话：“至如真俗人，他自己并不以俗为讳，明本分，重本业，虽不曾读万卷书，使得心窍玲珑，却对于美具有一种本能的爱好。”赞完“真俗人”，沈从文笔锋一转，批评“假道学”与“真俗人”性情完全相反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钱钟书和杨绛初到清华，一起进城看望沈从文、张兆和伉俪，受到款待。这是一趟“破冰之行”，杨绛有过解释：“因为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，觉得应该修好。”既然钱钟书、杨绛真诚修好，访谒旧雨；沈从文、张兆和冰释前嫌，款待老友。有趣的是，钱先生的妙论，多年后竟然成真：“真货色是从冒牌起的”，沈从文劫后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工作，撰写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成为“真道学”式的文物专家了。

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